

军训回忆

滕天兵（无71）



滕天兵，清华电子系学士（1992），现美国Pixelworks Inc.市场总监

一转眼毕业二十年了。这两天忽然想起了军训的日子。我们87级是一入学就被拉到宣化以南深山里的火炮训练营，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军训洗礼。那土里泥里的卧倒匍匐，看电影前的拉歌对歌，一整天急行军后的吃的胀肚的包子，学生兵和军队篮球队的大战，紧跟着在队列后面一窜一蹦的小土豆儿，各种小事都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冒出来，让我回味半天。

从在校园里发军装那天说起吧。记得同学们都是青春年少，现在想起来土土的军装，当时穿上都是个个英姿飒爽。初秋晚饭后的黄昏，十食堂到三教的马路上就络绎不绝有不少87的入校新生穿着军装，打着板儿带，挎着军挎去

上晚自习的。

从北京坐火车穿过华北平原到张家口以南的宣化。记得当时有同学危言耸听：苏联如果进攻北京，会在冬天大河冰冻时以装甲部队突袭，张家口是唯一的障碍。当时是夏末，记得一路是绵绵的山丘，山上都是枯草。天上的云遮住太阳，在枯黄的山丘上投下大块的黑影，宛如野火烧山后的残灰。从火车站到军营是大卡车。一群新兵蛋子挤在一起，车上狂风乱卷，车下黄尘滚滚。当时就觉得我们是慷慨奔赴战场，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壮志情怀。

其实过来人都知道，新兵训练是非常严格艰苦的。目的是把一个个的凡人训练成为刀枪火海义不容辞的钢铁战士。当时的我是完全不懂，吃足苦头，过了很多年后才明白过味儿来。我们的营地在群山环绕的火石窑，没有取暖，日常用水源于需每天挑水充满的大水缸。我们这批人实际比大部队晚到了一周多。好的是不用背什么劳什子“内务条例”，糟的是被训练长官当成偷奸耍滑，开始的每天都接受特训，还格外严格。幸运的是我那组里有一位奇人阿扬横空出世。每天一早开始三个班长围着她一个人。一个人负责控制她的胳膊，另外两人一人管一条腿。可惜越忙越乱，后来干脆变成顺拐。其他同学都是看得目瞪口呆，肚里个个狂笑，面上却不敢显露。

晚上会轮班站岗，两人一哨，两个小时一班。记得一晚月朗星稀，姚向东和我披着羊皮大衣缩在一个风最小的门洞里。这老兄正大谈时空穿越的物理依据，突然听得屋里一声怒喝。原来我们坐在了连长的窗下，害得他一夜未眠。还有一次我和史富强站班，闲的无事，互相讲恐怖故事。正讲着，突然听到“踏，踏，踏”的脚步声，当时吓得

汗毛倒竖。俩人壮着胆趁黑向声音摸过去，寻到了一处断墙所在。只听那边嘻嘻哈哈，显然有人在刨什么。当时史富强低喝一声，跳过去，打开手电一照，原来是连队养的大猪。那猪圈依山坡而建，到了晚上猪可能饿了就上坡出圈，把我俩吓得不轻，以为是阶级敌人搞破坏。

周末休假，有事我们会去爬山。北方的山干的，长了些酸枣。到处是一个一个挨得很近的山丘，中间是干干的山沟。时至初秋，天高云淡，金风送爽。我在心里幻想了自己是金庸小说里的大侠，从一个山顶飞到另一个，其乐无穷。记得有一次周日集体进城。我们也不知走了多久的山路，然后搭长途汽车，来到了古城宣化。可惜当时讯息不通，交通不便。古长城啦，古建筑啦大概没见到，糊里糊涂去了个动物园。当时看到什么动物现在全然记不住了，就记得里面有个表演团，圈了块地，搭起帐篷展览美女蛇。出了动物园被带到宣化洗澡堂。那池子里的水黑不出溜儿的，还倍儿烫。我站在外面，用脸盆在水龙头那儿接水浇浴。因为一月未洗，这么来一下当真是舒畅之际。出来逛逛商场，记得里面的女售货员都是晒得皱皱的，涂了很艳的口红，不知为什么心里想起西游记来了。

一个多月的训练后，我们这些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孩子通过了军训的洗礼，一下成长了起来。从江苏靖江来的“小和尚”，刚到学校时还不会洗衣服。到后来自己洗衣服、缝被子，每天床铺收拾得干干净净，被子叠得象刀切的豆腐块儿。EQ很低的我也从一个混懵不懂的中学生似懂非懂地成熟起来。在军营里建立起的友谊，在同窗情谊上又加了一码。最近看记录美国二战空降兵部队的电视剧“Band of brothers”兄弟连，不由深深地想念起来那些各自天涯的战友、学友的音容笑貌来了。

流光碎影 ——记忆中的李劲和清华岁月

鲁凡（无72）



我们班。大家自然佩服，但也并不太惊诧。清华园毕竟藏龙卧虎，光是本班就有四位保送生。

八七年十月的一个下午，一群身着黄军装的学生娃，带着口外的尘土，在北京站下了车，随即被装进十几辆大巴，风驰电掣地拉回了清华园。一个月前刚刚认了个门的校园还显得陌生，大家进了二号楼，过道里黑漆漆的，各自摸进自己的寝室。一开门，迎面立着一条黑大汉，面目不清，又像是刚睡醒的样子，有点迷糊。打了个招呼，说是叫李劲。还好，不是李逵，真吓了人一跳。撂下包袱后大家洗澡、吃饭、睡觉。一宿无话。

天亮了才发现黑大汉其实白白净净的，一点也不黑。大眼睛、长而弯的睫毛，眉眼有些秀气，可是大头圆脸，倒像是个佛爷。慢慢的知道了这李劲是首届全国中学生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的第一名，学业一贯优异，数、理竞赛也屡次夺魁，经过系里刘润生老师的努力，被清华破格免试录取，高一后直接进了

后叫的多些，同班同学里没听谁用过，都是直接叫大名。

李劲声音洪亮，说话条理清楚，中气足，笑起来嗬嗬的，更像个佛爷了。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不卷舌头，比北京同学还要标准。碰到老乡自然是上海话，有意思的是叽里咕噜中突然冒出个普通话的“C 加加”或是“随机过程”，让人一愣，才知道原来他们在聊功课。父亲来时他们一起去食堂打饭，回来坐在桌旁边吃边说，也是上海话，轻声细语的，像是朋友。我唯一能听出他的口音的是科幻小说这个词。不知为什么，他总是念“科万小说”，可能是吴语里的王黄不分，可是其他时候又都分得很清楚。

科幻是他的业余最爱。我还停留在初中时爱看的《飞向人马座》的水平的时候，李劲早已读了许多英美大家的著作。阿西莫夫不用说了，Arthur C. Clarke 也是他喜爱的作者。在他的推荐下我读了Clarke《与拉玛会合》的中译本，确是耳目一新。多年后看《2001太空漫游》改编的电影，突然想，李劲一定早就读过原著了。对浩瀚宇宙的好奇、敬畏、思索，一定还伴随着他，影响着他吧。有一回大家卧谈，说起《红楼梦》，李劲说他是五年级时读完的。我心里又叫声惭愧，想自己五年级时还在《西游记》里翻跟头呢。初二时觉得自己够大了，试读红楼，勉强读到二十回，实在索然无味。唯一印象深的只有太虚幻境和贾瑞之死了。

其实对于文学经典，李劲的态度有些像马克吐温说的：所谓经典就是那些我们都希望自己读过而不愿意去碰的东西。任你来头再大的名作，任你在历史上有什么样的地位，只要读来无味，他立刻放下。（也许只有科幻是例外？）这种老实不客气的态度我很晚才学会，附庸风雅的倾向偶尔还会冒头。大一时